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補  
第十九回 當金鎖巧合證良緣 夢寶玉因疑生幻相

話說寶、黛二人新翻金玉姻緣，卻值林府裡寶聚當舖第一天開張，大小伙計到四鼓時分一齊起身，敬過財神利市，掛出黑漆金字招牌，上面披了大紅彩綢，早有許多人擁擠進來。先是本縣坐捕巡役並地方甲長等當的千鈞蚊帳等件，都取個吉利話頭，來打抽豐。上櫃伙計酌量各人身份，自二十四兩起至四兩止，無論當物價值，一概接收，將銀兩按號開發，仍給當票。等那些在官人役當過，便有正經來當首飾衣服的人擠上櫃來。

那一天因是新開鋪面，該當八錢的便當一兩，該當十兩的便當十二兩，所以當當的人挨擠不開。自黎明起，直鬧到已牌時分，眾伙計才得替換吃飯。

見一個人拿了一件絹帕包的當物在櫃上放下，便有一個年輕的伙計趕忙過來解開絹帕，把那一件東西仔細端詳了一會，問：「要當多少銀子？」當當的答道：「整整要當一千兩。」

那伙計向著當當的問道：「可惜，這一件東西上鑲嵌的珠寶已經過火，就當的是金子，成色還是多算些，總值不到五百兩，怎麼當出一千兩銀來？還是要當一百兩罷？」當當的道：「一百兩銀那裡當不出，要大遠的趕到這裡來？我不管東西值多少，總要當一千兩銀。」那伙計已有些生氣，便道：「值多當少，大例如此。雖是我們第一天開門，就要通融多當些，那有值不到五百銀的東西要當一千兩的！」那當當的聽了發急道：「你們這裡不當，叫咱幾千里路跑到這裡，來回盤纏要花幾十兩，叫與誰去算帳呢？」那伙計便高聲嚷道：「到底誰叫你來當的？」當當的道：「是咱老子叫到你們這裡來當的。」那伙計道：

「快回去叫你老子自己去當罷。」當當的又道：「咱老子已經死過，沒處去找，是他老人家托夢的。」那伙計聽他說話，這個人像有些瘋傻，將當物丟還不去理他，自去接別人手內的東西。當當的又趕過來攔住纏個不了，那伙計按不住心頭火發，登時漲紅了臉罵道：「那裡來的野雜種，原來不是當當，竟是來鬧當的。這個地方容你外路人鬧事，當舖都不用開了。」便叫：「頭兒們同本圖地保呢？快把這一個鬧當的拴起來，連東西一同送到縣裡，再究問他東西的來歷。你們看他賊頭賊腦的樣子，那東西不是偷來的，就是拐來的。」說聲未絕，早有坐捕地保人等——因林府新開當舖恐有鬧事的人，一半為公，一半為私都在當舖前照應，聽見有人鬧當，巴不得生事——直擁上前，向胸前掏出鏈子。正要動手擒鎖，被一個年老的伙計走過喝道：「且慢動手。」便向那當當的好言相勸道：「老客，我對你說，你的東西我雖不見，聽他們說值不到五百兩銀子，你怎麼要當一千？我們當舖裡的成規，凡是足色赤金，值十當七，衣服綢緞，值十當五。當進來的物件，各人經手，都有記號，將來期滿落架，如不夠本利，要經手人認賠。我們做伙計的人，若說一票當就要賠五六百，那裡有這些家產來賠！我勸老客拿了東西快走是正經，休討沒趣。」當當的道：「那麼著，老掌櫃何不把咱的東西來瞧瞧呢？」老伙計笑道：「不用再瞧，老客疑心我們鋪子裡人不識貨，敝處城裡城外有幾十座當舖，何不去多走幾家？」當當的聽了這番好話，無言可答，只得把東西揣在懷裡，垂著頭慢慢的走出鋪門。

原來這個當當的就是石呆子，因賈璉出了一百兩銀子一把要買他的古扇，還不肯賣，鬧了一場官司，古扇仍歸烏有，越發窮得支持不下。他有一個表兄，聞說現在江都縣裡跟官，從前曾借給他家幾十兩銀子，石呆子想到揚州討這一項舊欠。這一夜夢見他死過的父親說，欠項竟沒相干，咱們有一宗意外財香可得，叫石呆子明日見有換糖擔子裡頭放什麼異樣東西買得到手，趁便帶到揚州，見第一天新開當舖招牌上有寶字的便進去當，只該發一千兩銀子的財，不可多當，切記。石呆子窮思極想，次日一早起身站在門首呆等，等到早飯後，果有一副換糖擔子走過，石呆子便過去搭訕著說話，見他一頭挑的是糖，一頭都是換來的破銅爛鐵，別無罕物，內中有一件東西，似銅非銅，似鐵非鐵，黑暗無光。細瞧著制工精巧，心想夢兆或應在此，拿在手內一提竟是沉甸甸的，心中暗暗驚喜，便與換糖的講價。此物合該為石呆子所得，只要得京錢二千文，石呆子還價便賣。自京中帶到揚州，可巧遇見一座當舖新開，招牌上有寫寶字。石呆子原想應夢發一注大財，那知當舖還價不對，險些鬧出事來，便垂頭喪氣出了鋪門，還恐走錯了當舖，又對著招牌細看，分明有一個寶字在上。

石呆子正在狐疑，有一個人汗雨淋身，跑進鋪道：「櫃上伙計，可有人拿了金器問要當一千兩銀子的嗎？」眾伙計忙答道：「有的，因他說話懸虛，沒有當成，才出門走還不遠。」話未完，驚動了地方坐捕人等，見來人言動慌張，銀兩對數，便疑方才進當的東西一定來歷不明。一窩蜂擁上前要拿賊贓，見那個人尚呆呆站著，不由分說，即套上鎖鏈帶進鋪來，搜起贓物，交與方才跑來的人。那人在身旁取出一張紙條來與那金器上鐫的字樣一對，便叫開了鎖，道：「我在西街鋪裡聽他們講起有一個外路人來當過這件東西，連上面字樣都記在那裡，我所以寫了來對明，要留他的東西。你們不要錯疑別的緣故，冒冒失失把他鎖了。現在並沒失主，如何起贓，列位都是隨官人役，可知誣良不是當要的。」地方人等認得此人是林府總管，不敢不唯唯聽命，便開了鎖，各自走開。林府家人讓石呆子進櫃房坐了，略敘了幾句閒話，並不根究當物的來歷，令鋪伙如數兌銀子一千兩，寫了當票一張，交付當當的人。石呆子甚為感激，想當內伙計都不識貨，幸遇此人到來，一千兩始得到手，正是馬逢伯樂，玉遇卞和，便將當票留存以酬賞識，並明不來取贖之意，一拱而別。鋪內眾伙計俱不識此物價值如許之多，復接過細看，向問緣由。林府總管亦笑而不答，令出了一千兩支帳，將當票銷號，袖了當物，回府交進裡邊。

這因黛玉孀母林老太太因甄府求親，黛玉執意不允，又看出他近日行為，勸之無益，心甚納悶。是夜忽得一兆，見一老人，告以次日新開當舖內有人持金鎖一盤，要當銀一千兩，兩面刻的什麼樣幾個字，必須留下，可定爾姪女黛玉姻緣。醒來記得清楚，便把幾個字寫在紙上，正值是日新開寶聚當舖，已信夢中之事非全無影響，即命總管家人遵照辦理。如果有人來當金鎖，但看上面所鐫字句相符，無論價值多寡，憑他要當一千兩，也如數當與他，不可有誤。那知夢兆有因，果得此物，見鎖上字句不錯一字，林老太太如獲珍寶。

再講黛玉自從供奉大士，晨夕至誠禮拜，心中已是萬慮皆空，一塵不染，閒時連題詠一事也擦開了，惟以撫琴、臨帖、玩月、賞花，有時調弄鸚鵡，或教雪雁下棋為消遣。一日雪雁偶開書篋，檢出黛玉所寫字跡。黛玉接過逐一翻閱，想到寫經時候曾對雪雁講過留此手筆，將來他們見了如見我一般的話。

如今紫鵲遠隔數千里，不知作何歸結，自己反把這些東西帶回南來，猶及檢點入目，恍如丁令威化鶴歸來，有隔世重逢，是耶非耶之景象。又將近日寫的字來比較，覺先前運腕軟弱，指下乏力，亦如詩犯郊寒島瘦之病，今則豐腴潤澤，比前大不相同。觀玩之下，益覺心曠神怡，又悔病中何必將詩稿焚毀，留在這裡看看，亦可覺悟今是昨非。黛玉想了一會，忽聽架上鸚鵡「念的念煩惱，不念煩惱，念不念煩惱，我煩惱，我所煩惱」。黛玉笑道：「真是淮南得道，雞犬同升。你聽鸚鵡也忘了昔日這些詩句了。」黛玉命春纖添了水罐內的水，自己坐過調弄一會，站起身來隨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《莊子》，看到「至人無夢」一句，又有所悟。想庸人愛憎喜怒紛擾於中，神不守舍，則夢多。即如我惡夢驚人，皆由心境不寧之故。如今回到家來，於七情一無黏滯，便寂靜甜甜。

黛玉正在展卷凝思，見孀母處打發丫頭過來，手持一盤項圈，說：「太太出一千兩銀子得了這件東西，金鎖上面刻的吉慶話，叫我拿來與姑娘看了，太太還要把這上頭經過火的珠寶換下，重新鑲嵌好了再送姑娘。」黛玉接到手中，十分驚異道：「這件東西從何處得來？怎麼出了許多銀子？」那丫頭回說不知。黛玉隨叫他先自回去，將金鎖遞與雪雁道：「你可記得見過這件東西？」雪雁瞧著笑道：「這不是寶姑娘身上長掛的嗎？怎麼到了這裡？」黛玉聽說益信而無疑，隨命雪雁前去細問來因，自己又將金鎖翻覆再看。

緣黛玉自見寶釵後，只因寶玉有玉，寶釵有金，一聞金玉姻緣之說，刻刻關心，過日時看得十分真切。今見鎖上鐫的「不離不

棄，芳齡永繼」八個字，不但字句相同，而且筆畫模樣絲毫無異，決非另有一盤金鎖。他們正團聚金玉姻緣，何得分飛至此？此時黛玉心中一塊疑團萬難解釋，專待雪雁回來再問分明。

及至雪雁來時，將黛玉嬌母昨晚得夢，及今日當舖中之事一一回明。黛玉聽了，不但不能消釋疑團，且因牽涉自己婚姻，反覺人耳厭聽，便欲叫送來的人立刻拿了開去。又轉一念道：

「我主見已定，豈有因物游移？才悟從前認理未明，此時既承嬌娘好意送來，我看刻不容緩棄之如遺，又蹈焚巾毀稿的故轍了。」於是，心上隨將金鎖一事撩開，不復置念。是夜就枕合眼，朦朧覺有人在耳畔悄喚「妹妹」，道：「咱們同來睡覺，再聽我講靈洞裡耗子偷香芋的古典。」黛玉聽是寶玉聲音，便舉手一推，叫道：「寶玉你別再來鬧我，咱們如今廝抬廝敬，怎麼又是這樣涎臉沒規矩呢？」說著欠身起來，見了寶玉，吃驚問道：「你怎麼做了和尚了？」寶玉歎道：「我做和尚正為的是妹妹，怎麼妹妹倒問起我來？我虧的去做和尚，到一個地方走了一趟，把失去那塊玉拾了回來，如今交給妹妹替收著。」說罷，將通靈遞與黛玉道：「這玉失去多時，連那絡子都舊了，還得煩妹妹給我重打一個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打的也不稀罕，可央你寶姊姊叫鶯兒打的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寶姊姊已經回了家，我也不和他好，『憑他弱水三千丈，我只取一瓢飲』的禪語，難道妹妹就忘了嗎？」黛玉嘆道：「你說不和寶姊姊好，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。」說著取了桌上的金鎖，撩在寶玉手中。寶玉道：「這東西可不是寶姊姊的了。好妹妹，暫且賞我，換了我的寶玉罷。」黛玉不肯，寶玉笑嘻嘻把金鎖拿了，轉身就跑。黛玉趕上拉他，一交跌倒地上驚醒，卻是一夢。聽鼓樓正打三更，房內殘燈未滅。

黛玉起身將燈剔亮，見桌上放的金鎖依然無恙，便喚醒雪雁倒了暖壺裡一盞溫茶喝了，復又睡下。心想自回生以後，一切私念破除淨盡，因何舊事復擾胸懷？更怪寶玉做和尚一語本係莫須有戲談，竟相因生幻起來，甚為不解。於是輾轉反側，竟難成寐。黛玉只得勉強操持，摒除思慮，然後又入睡鄉。天明起身，梳洗已畢，仍到佛堂照常功課。他嬌母處命人來取金鎖去換嵌珠寶。黛玉這裡的事，且按下不提。

再講鳳姐帶了紫鵲從清江浦上船，一路無話。到了揚州，心中早已盤算停當。先與紫鵲說明，教他將從前辦事欠妥，並寶玉出家心事，及此番誠心求婚細細回明，探了林姑娘的口氣，再酌量自去面求的話。紫鵲道：「照二奶奶先前所辦的事，聽說姑娘如今的光景，別說一位二奶奶，就有十位二奶奶去也沒相干。據我的意思，現在有三件事靠得住，紫鵲還可替二奶奶出幾分力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那三件事？你且講給我聽。」紫鵲道：「第一件，寶姑娘已死，我姑娘不做二房，名分上頭並無關礙；第二件，老太太還康健，寶玉出家人不肯回來，老太太怎樣捨得他，姑娘也要體諒老太太疼寶玉的心；第三件，看二奶奶如今的行事，似難執意。若說單靠紫鵲這個人去說話，我雖然伺候姑娘多年，怎敢在他跟前胡講一言半句呢？」鳳姐聽紫鵲侃侃而談，又情理又透徹，便用手在紫鵲肩上一拍道：「好孩子，我只道你本本分分跟了林姑娘這幾年，再不知道你有這樣見識口才，正是強將帳前無弱兵。原像在林姑娘跟前調教出來的，將來你姑娘過了門，真是一個好幫手。我總教林姑娘別放你出去就是了。」紫鵲臉上一紅道：「在這裡講正經，二奶奶又和我取笑算什麼呢？」當下船泊碼頭，先叫周瑞上岸通知林府。一面預備轎子，帶了紫鵲一眾人等來到林府。

是日，黛玉在房內臨帖消閒，夢見寶玉之事又陡上心來，便擱筆步向窗前賞玩幾樹杏花。因早上才飄了幾點細雨，枝頭分外精神，一縷清香隨風送過，覺目前塵氣俱滌。黛玉正在凝神領賞，見雪雁捧上茗碗，叫聲：「姑娘喝茶。」黛玉回過頭來，一手接了茶杯，道：「爐內香滅了好半天，你們也不來添添。」雪雁道：「太太那邊聽他們講起，前兒不知那裡來了一個小和尚到老爺墳上祭奠，哭的十分傷心。問他跟來的人，又不肯說明。管墳的看了怪異，不敢隱瞞，到裡頭來通報的。」黛玉聽說，便觸起寶玉做和尚一夢，怔怔的呆了半晌，反嗔雪雁傳話不清，叫去問個明白。

雪雁尚未動身，只見一個老婆子來報黛玉，道：「榮府裡有一位璉二奶奶，同了什麼紫鵲姑娘先到太太那裡，太太請姑娘過去。」說著，便回身走了。黛玉一時摸不著頭路，連日奇夢異事接踵而至，登時心旌搖曳起來，翻疑身在夢中，連叫幾聲雪雁，問：「我可在這裡做夢不是？」雪雁笑道：「姑娘瞧，滿窗戶太陽照得紅紅的，怎麼說做夢起來？要說姑娘做夢，難道雪雁也陪著姑娘在這裡做夢不成？」黛玉將身坐定，又問雪雁道：「剛才老婆子說璉二奶奶同紫鵲來了的話，你可聽見嗎？」雪雁道：「怎麼不聽見呢？我去瞧瞧紫鵲姊姊，問他們為什麼事到這裡來？」黛玉心上已猜著鳳姐來意幾分，還拿不准，等見了紫鵲自然明白，便屬耐雪雁道：「你去見了璉二奶奶，先替我請安，說姑娘感冒著，這會兒不能過去呢。」此時雪雁也滿心疑惑，巴不得見了紫鵲好問來因，答應著飛跑。走到那邊，林老太太正與鳳姐敘話寒溫，一面叫管家婆子上去吩咐廚房備酒接風，指點房間安歇上下人等。雪雁過去，先把黛玉的話致意鳳姐。這裡鳳姐亦巴不得不先見黛玉，恐致債事。自己且在林老太太處延挨，等紫鵲過去講通了再聽消息。

且說雪雁一見紫鵲，兩個人如有萬語千言，一時無從訴起，呆呆的對看了一會。雪雁拉了紫鵲到僻靜地方盤問來意，紫鵲道：「我的話一夜也說不完，橫豎見了姑娘要說，你總聽見呢。我先要問你，姑娘近來的主意怎麼樣？聽見有人家來提親沒有？」雪雁道：「姑娘依舊是先前回來時候的光景，倒像觀音菩薩面前的龍女是要做定的了。那老婆子回去自然和你說過。就可笑姑娘，前世不知欠了『寶玉』兩個字什麼債，頭裡的話不用說，回到家來，姑娘恨的是寶玉，偏有什麼甄寶玉來求親，回絕了他去。後來又混說寶玉現在甄寶玉家裡，甄寶玉家又替寶玉來作媒，知道他甄的是假，賣的是真？姑娘的主意拿得定兒，總沒理他。」紫鵲笑道：「寶玉在甄寶玉家的話倒是真，不是假呢。」

雪雁性急，要聽紫鵲的話，便引紫鵲來到黛玉屋裡。猛然聞聽喚了一聲「紫鵲來了」，紫鵲抬頭一看，見架上鸚鵡似有親近之意。紫鵲把手逗他道：「隔了好多時倒還認的人。」說著掀簾進內，見黛玉面容豐澤，氣度安嫻，真與小像上描的無二，心上已十分寬慰。紫鵲與黛玉請了安，黛玉站起身來先問老太太身體康寧，次及王夫人並園中諸姊妹，紫鵲一一應答。

黛玉拉紫鵲坐了，情談款敘一番，說：「咱們臨別時，自分南北分飛，此生難圖後會，誰料隔不上一二年又得見面，真是意想不到的事。你來也罷，又跟著璉二奶奶同來，更不可解。到底所為何事？」紫鵲道：「說起來有極可惱的事，又有極可憐的事，不知姑娘先要聽那一種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問雪雁，我如今可大改先前的脾氣了。便說可惱的事，我聽了也未必生嗔；你講可憐的事，我聽了也不為酸鼻，隨你愛講什麼，只如《漢書》之下濁酒而已。」不知紫鵲說出何話，黛玉聽了如何光景，且看下回分解。